

JUBAO

李晓敏 著

人民
官商黑
勾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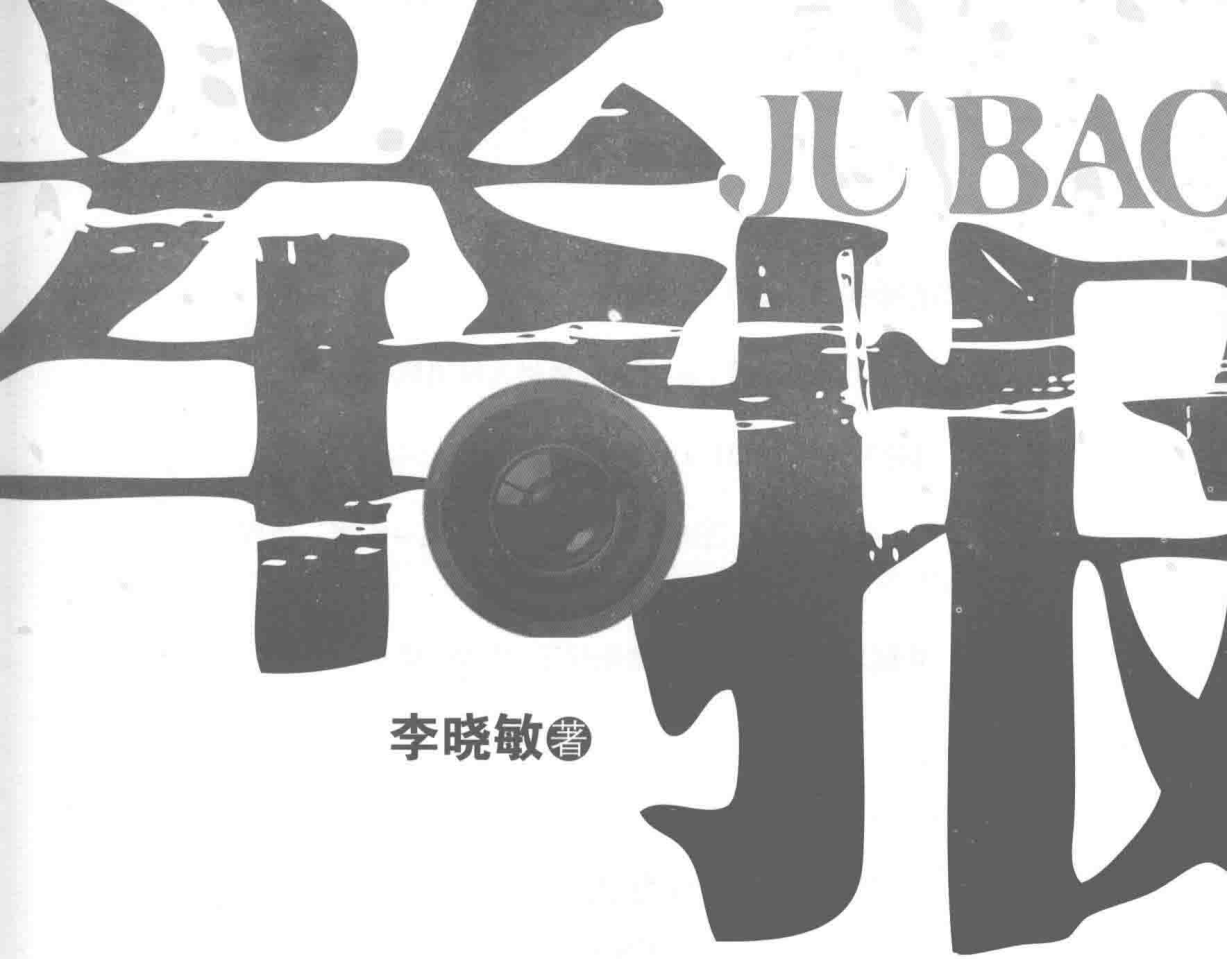
小记者与大贪官的殊死较量

一段险象环生的举报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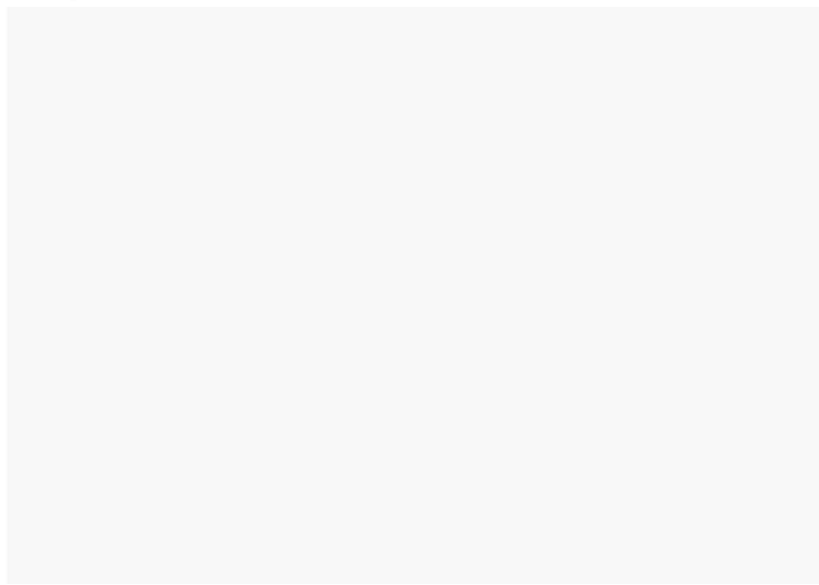
一份命途多舛的生死爱情

情场、官场、商场、黑道，一幕幕爱恨情仇轮番上演！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李晓敏 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举报 / 李晓敏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221-13101-0

I. ①举…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16433 号

举报

JUBAO

作者 李晓敏

责任编辑 杜培斌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

发行热线: 010-59623775 010-59623767

三河市明华印务有限公司

2016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mm × 1020mm 1/16

字数 274 千字 印张 16

ISBN 978-7-221-13101-0

定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

目 录

楔 子	1
第一章 办公室来了新人	2
第二章 重大事故	9
第三章 不眠之夜	16
第四章 红颜知己	22
第五章 嫖客与富商	30
第六章 顺利采访	37
第七章 风雨之夜	42
第八章 设下陷阱	47
第九章 惩治恶徒	54
第十章 替身女婿	60
第十一章 冤家路窄	66
第十二章 前 奏	72
第十三章 耻辱梦魇	77
第十四章 冷清季节	84
第十五章 “寻妻”之路	90
第十六章 重回故地	96

第十七章 陷入歧途	102
第十八章 一错再错	108
第十九章 “光荣”负伤	114
第二十章 飞来横祸	119
第二十一章 匿名来信	125
第二十二章 精心设伏	130
第二十三章 海外情怀	136
第二十四章 梦 境	142
第二十五章 坠楼事件	149
第二十六章 纵情难收	156
第二十七章 婚礼请柬	162
第二十八章 逃 婚	169
第二十九章 血染婚纱	176
第三十章 重 燃	185
第三十一章 平息事端	191
第三十二章 复仇之路	198
第三十三章 悲伤的灵魂	204
第三十四章 绑 架	210
第三十五章 废弃工厂	216
第三十六章 转 机	223
第三十七章 家的感觉	229
第三十八章 婚事风波	235
第三十九章 结束的开始	243

楔 子

不知道你会不会经常做同一个梦？

记者秦礁就经常在做同一个梦，他梦见自己在一条河边找渡船，那条河是秦礁所陌生的，他这辈子肯定没去过。他看到河水是黑的，水流阴森汹涌，有一群长相奇异的鸟在空中飞舞盘旋。不过奇怪的是，秦礁居然能像白天一样，看得清楚周围的一切。

秦礁看到一个老头划着一条船过来了，船上还有个非常漂亮的年轻女子，他也没说什么就上了船，船划到河心的时候，那老头就会停下船来问秦礁：“你猜一下我是干什么的？猜出来我就把女儿嫁给你。”

秦礁问：“那如果我猜不出来呢？”

那老头笑逐颜开地说：“猜不出来就淹死你。”

秦礁就哈哈大笑说：“你不就是个划船的吗？”

那老头摇头说不是。于是秦礁又一口气猜了很多次，他猜那老头是砍柴的、种田的、卖小菜的、打鱼的，有一次秦礁还猜他是本地的市长。但是秦礁把三百六十行全部猜完了，那老头还是一直摇头。秦礁猜到最后的时候他突然跳到水里，一下子幻化成一条头上长了角的巨大的蛇，每当梦到这里的时候，秦礁都会从梦中惊醒。

第四次做这个梦的时候，秦礁就直接对那老头说：“你就是一条蛇。”

秦礁话声未落，那老头就一头栽到水里，不见了。

这时，那女子站了起来，笑嘻嘻地冲秦礁说：“你见过头上长角的蛇吗？”边说她边脱衣服，衣服脱了一半的时候，船就沉了下去，冰凉刺骨的水一下子淹过秦礁的肩头，水下有一双双无形的手在拼命把秦礁往水下拖……

那一次，就梦到这里。醒来的时候，他对自己说：“这只是一个噩梦。”

第一章 办公室来了新人

夏天是个可以让男人大饱眼福的季节。

秦礁所在的《冷水晚报》就是在夏天这个时候招聘了一批人。招聘启事在报纸上登了五天，在当地电视台播了三天，广告上明明白白写得很清楚：

因报纸发展需要，现向社会公开招聘记者编辑 16 人，美术编辑 2 人，业务骨干若干名……

同时为了增强一些文化单位的气氛，招聘广告上面“待遇”这块倒是没细说，只来了一个“待遇面议”，最后面则加了一句很有力度的广告词：哇，来吧，如果你有足够的才华，这里就是你大展拳脚的地方。

写这招聘广告词的是报社的副总老宋。秦礁第一次看到这广告的时候就笑了，编辑部的其他几个同事也偷偷乐得不行，负责“都市情感”版的编辑焦伟更是一脸的不屑：“我靠，70 年代的广告词都粉墨登场了。这哪是招聘记者编辑啊，简直就是招聘杀猪的屠夫。”

秦礁一听这话笑得不行，焦伟平时就摆弄些风花雪月的文字，经常欺骗一些骨子里有几分文艺的女读者与他“互动”，关键时刻居然还能说出这么传神的话。他正躲在电脑后面笑，这时老总余建国来到了办公室，大家一下子安静下来，一个个假装很忙碌的样子。

“秦礁，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余建国丢下这句话就走了。

秦礁头皮一下子有些发麻，一把手叫自己总是没什么好事情，不是派他三更半夜去跟着警察扫黄打非，就是安排他去采访市里搞的什么专项活动。

“上次我们社务会在省城大学招了几个新闻系毕业的大学生，有一个到了，你去汽车站接一下。”余建国一看到秦礁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就说。

“男的还是女的？”

“女的。”

“她不会自己打车来报社啊？”

“这体现出咱们报社对新人的关怀，让她们感受到家的温暖。懂吗？”
余建国瞪了秦礁一眼，“赶紧去接吧。”

秦礁转身就出了余建国的办公室，想了想好像忘了点什么，又转了回去：
“余总，这女的叫什么名字？”

“刘小叶。”

秦礁回到自己的编辑部，用电脑把这个名字用血红的大字打印出来，然后打车去汽车站接人。站在省城至冷水市班车的停靠点，秦礁把那张印着三个血红大字的纸举到头顶，来一辆班车他就举一会儿。举了十几次了，他接的人却迟迟没来，倒是过路的人却不时瞄他一眼，秦礁突然觉得自己就像一只在大街上脱光了衣服的猴子，这种感觉让他有些愤怒。

这个女的是个什么人，真是大牌，自己好歹也是堂堂一名记者，现在却举着个纸牌站在这里，像是一个被人押着游街的犯罪分子。天气又热得不行，自己全身都是汗，这和开着空调的办公室比起来简直是折磨。想到这里，他索性把那张印有名字的纸贴在自己的脸上挡住太阳光，再找了一张报纸铺在地上，一屁股坐下来打起了瞌睡。

“嗨嗨。”秦礁睡得真香，有人把他脸上的那张纸拉开了。秦礁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就看到一双雪白的腿正竖立在自己的眼前；抬头往上面一看，终于看到了一条牛仔短裙；再往上一看，又是一大块雪白的皮肤——原来这女孩穿的是一套牛仔短装，腹部露出了一大块。

“你怎么把我的名字贴在脸上啊？”那女孩哼了一下。

秦礁站起来一看，哇，果然是个美女，一张小粉脸唇红齿白，长发披肩，一看就不是冷水市这种小地方能熏出来的气质。难怪一把手会让自己亲自出马接人。

秦礁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靠，居然是傍晚六点钟了。

“我的妈啊，我等了你好整整三个小时，现在好了，单位都下班了。”秦礁牢骚满腹。

那女孩一点不急，嘿嘿笑了，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我不管，反正就跟着你走。”

秦礁气不打一处来：“你这人好没良心，等你几个小时居然连个谢字都不说，倒还赖上我了。”

“哼，我有名字的，我叫刘小叶，你叫什么啊？”那女孩没有正面回应秦礁，自报家门起来了。

秦礁不高兴地看了刘小叶一眼，给余建国打电话：“余总，人刚刚接到了，但是汽车晚点，现在单位都下班了，怎么安排这个刘小叶？”

“单位没有宿舍你也不是不知道，想办法帮她安排一下，这事就全权交给你处理了，不要动不动就来请示我。”余建国在电话那边很忙碌的样子，架子也十足。

“那我怎么安排她呢？”

“这个我不管了，说由你全权处理你就得自己想办法。”

“.....”

余建国又说：“人家外地来的，人生地不熟，你就得帮帮忙，今后你们就是同事了，理应相互关照，就这样吧。”

说完电话就挂断了。

“现在怎么办？”秦礁不知如何是好，面无表情地说。

刘小叶还在笑：“你说咋办就咋办，老总说了，你得全权负责安置好我。”

秦礁一愣：“你是怎么知道一把手是这样说的？”

“我当然知道，我在车上的时候就给他打过电话。”刘小叶一脸坏笑，好像很得意的样子。

没办法，只能先带她回自己的房子了。秦礁苦笑了一下说：“跟着我，走丢了可别怪我。”

“喂，那个谁，回来。”

“我有名字的，我叫秦礁。”

“问你名字又不说，我只好‘喂’咯。”

“你还想干吗？”

“我的行李谁来提？”

秦礁只好又苦着脸走回来帮她提行李。

两个人打车回到秦礁的住处。这是他自己一年前刚来冷水市时租的一套房子，两室一厅，靠近冷水河边。冷水河是一条大河，碧水蓝天，远山沉没，站在他家七楼的房子，冷水这座小城尽收眼底。刘小叶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她站在秦礁房子的窗前说：“这么大一套房子就你一个人住啊？”

秦礁一边开空调一边没好气地说“这是我自己花的钱，单位一分钱都没补贴给我。”

刘小叶指了指阳台：

“这个地方应该养些花草，还有那，可以放一个小鱼缸。”

“还有还有，你的房子太乱了，像狗窝一样，得收拾一下。”

“这么好一个房子，位置也好。哎，对了，从今以后靠窗的那个房间就归我住了。”

开始刘小叶唠叨不停，秦礁也懒得计较了，没想到她居然说出这样的话来。秦礁一下子就受不了了：“什么，你要住在这里？！”

“我为什么不能住这里？”

“这是我的房子我的家喔。”

“我不管，反正领导说了，我由你负责安置，哼。”刘小叶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但是她看出来秦礁是真的不高兴了，这才小声地补充了一句，“小气鬼，我只是和你合租而已，今后的费用一人一半好了。”

不是费用的问题，长期以来，秦礁习惯了单身生活，这房子突然多了一个异性同事感觉上有些怪怪的。

刘小叶自觉有些霸道，于是理亏地帮着秦礁收拾起房子。看不出来小丫头居然也会做家务，秦礁从楼下超市买菜上来，原本凌乱不堪的房子竟然焕然一新，连饭都做好了。

秦礁有些乐了：“嗨，真是人不可貌相啊！”

刘小叶嘟了一下小嘴：“你是……是牛眼看人低！”她本想说“狗眼”的，但觉得有些不妥，就灵机一动把“狗眼”改成了“牛眼”。

秦礁哭笑不得：“那你会不会炒菜？”

“当然会炒，而且手艺绝对一流。”

“光会吹牛没用，得看实际能力。这样，你炒两个菜给我看看。”

刘小叶气哼哼地进了厨房：“炒就炒，谁怕谁？”果然在厨房里忙得有声有色。秦礁乐得轻松，开着电脑玩游戏去了。正玩得高兴，听到她在厨房里尖叫。

“完了完了。”秦礁一听这惨叫声，心想坏了，多半是煤气泄露了。忙跑到厨房去看行情，原来只是油锅里沾了一点水，那油炸开锅了。刘小叶在边上手忙脚乱，慌作一团。

秦礁哈哈大笑：“看不出来这么大的阵势你都能应付啊，看来手艺是真的不错。”

“你还在说风凉话，快来帮忙。油都溅到我手上了，疼死我了。”刘小叶说着指着手上给秦礁看，细滑的皮肤上果然起了一个小红包。

“没有三两三，就别上梁山。”秦礁没好气地把她拉到一边，自己接手炒起菜来。他一边炒菜一边说：“我的书柜里有一瓶清凉油，用它擦拭一下伤口，否则皮肤会烂的。”

刘小叶已经炒好了两个菜，一个是西红柿炒鸡蛋，一个是青椒炒肉。最后这个菜是秦礁炒的红烧豆腐。

吃饭的时候，秦礁试着尝了一点刘小叶炒的菜，刚刚入口，天啊，这菜根本没法吃，咸得不得了。但是他看着刘小叶正一脸期待地望着他，于是硬着头咽了下去。

“好吃吧？！”

“好吃……”

“哼，我早就说过我手艺不错的，下次不要再小看我了，否则……”后面的话却说不出来了，原来她吃到了自己的菜。

秦礁在心里偷笑起来，边吃自己的菜边说：“现在的盐是便宜了，今后你住这里的话记得多买些回来啊！”

刘小叶狠狠瞪了他一眼。秦礁只好把话打住，心想要是再落井下石，她怕是要恼羞成怒了。

吃了饭，刘小叶也不让秦礁消停，指挥他说：“你把东西搬到隔壁去，靠窗那间房我要了。”

真是没有天理。秦礁急了：“凭什么那间房就要给你住？我一直住得好好的，你要住也得住隔壁那间小房。”

“我不管，反正你就要搬，靠窗那间我要定了。”

秦礁自知再强硬下去也讨不到什么便宜，索性打温情牌：“你看你这么漂亮一个女孩子，如果住在靠窗的房间里去，后果是很严重的。”

“什么后果？”

“其一，太阳的紫外线严重，长期住你的皮肤肯定受不了。其二，你靠窗住，容易引起一些治安问题。你想啊，你这么漂亮一个MM，站在窗前一晃，多容易引起某些不法之徒的邪念，对不对？其三，靠窗的位置有一根水管，坏蛋们可以通过那根管子爬上来，你想想后果多严重啊！其四……”

秦礁发现自己白说了，刘小叶已经开始把他的东西往外面搬了，嘴里还在说：

“其一，你内心灰暗；其二，我没有那么弱智。你休想骗我。”

秦礁彻底没招了，只好拿出献身精神，老实地去挪自己的窝。

两个小时后，房间的布局已经彻底改变了，原本属于秦礁的房间现在被这位新来的女同事无情地占有。刘小叶站在收拾得有些空荡荡的房间里，擦拭了一下脸上的汗说：“只差一张床了，对了，还要一个电脑桌，否则我的笔记本电脑没地方放。现在就好人做到底，陪我去买点家具吧，怎么样？”

秦礁已经无语了，他甚至连跟她讲理的力气也没有了，这才几个小时，她就强占了自己的房间，现在更是俨然一副地主的模样使唤起他来了。好男不跟女斗。秦礁在心里稍稍安慰了自己一下。

好在楼下的超市二楼就是一个小家具城，刘小叶挑选了半天，才看中了自己想要的家具，可惜床太小了，一张单人床。秦礁请人把东西抬进房间，再摆弄了一下，刘小叶的房间终于有了点模样，她满意地拍拍手：“明天再去弄点花花草草进来就好看了。”

忙活了半天，秦礁累得快虚脱了，但是那个没良心的丫头居然连安慰一下自己的意思也没有，哼着小曲去卫生间洗澡去了。秦礁也生气地关上自己的房门，玩了一会儿游戏，感觉刘小叶应该洗完了，这才拿起几件换洗的衣服去卫生间。

因为只有一个卫生间，秦礁一走进去，乖乖，这个懒丫头连换掉的衣服都没拿走，就堆在旁边的一个小桶子里，连胸罩、内裤这些也大模大样地摆在那里。平时秦礁喜欢用这只桶装满水从头淋到脚，现在看来这计划不太可行。正在发愁，刘小叶就在外面敲门：“不好意思，换掉的衣裤忘记拿出来了，帮我拿一下。”

“我现在都脱得精光了，怎么给你拿衣服？”秦礁没好气地说。

“内心灰暗。”说了这句刘小叶也懒得理他了，回自己房间去了。

真是要命啊，秦礁一边洗澡一边感慨，真是碰到克星了。

第二天，秦礁带刘小叶去单位办报到手续，办公室的一帮老少男人看到刘小叶，眼睛一下子瞪得滚圆。内地的晚报，长期以来都是一帮男人撑着的，有几个女性也都是徐娘半老，这次居然招进了一个省城来的漂亮大学生，难免会引起一些骚动。只是文化人善于做门面功夫，表面上一个个道貌岸然，其实内心里谁都在咽口水，看着秦礁带她进来，更是有些嫉妒。

余建国也不例外，他热情地对刘小叶说：“小叶啊，今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有什么困难只管提出来，报社会想办法帮你解决的。”

刘小叶看了秦礁一眼，笑了笑：“暂时没有。”秦礁松了一口气。

“生活上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提出来啊！”一把手一副很体贴下属的表情。

“谢谢领导关心，有问题我一定会及时反映的。”

“嗯，考虑到你没有实际工作经验，今后就由秦礁带着你，他是搞新闻这块的行家，你跟着他好好学习。”余建国打着官腔。

“会的，我一定跟着秦老师好好学习。”

余建国很满意刘小叶对秦礁的称谓：“这就对了，年轻人就应该虚心，要知道，秦礁年龄虽然不比你大多少，可是他已经做了四年媒体了，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就请教他。”

秦礁一头雾水，他想不到一把手会当面如此夸他。在报社混了快一年了，他经常见的是余建国骂人，表扬人倒是不多见。

从总编室出来，刘小叶坏笑一下：“秦老师，今后你可要多关照我一下啊！”

“虚伪！”秦礁哼了一声就转过身忙自己的去了。

这就是秦礁和刘小叶的认识过程。自己的房子突然多了一个异性同事，这让平时逍遥自在惯了的秦礁一时有些不太适应。平时在家里，他光着上身玩游戏，自由自在，这下不行了。

但是秦礁慢慢地就习惯了，他的活动范围无非是小了一点，其他的倒也没什么。一下班，他就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写点东西玩玩游戏，或者看看电影，生活基本与刘小叶无关。一个星期后，刘小叶终于意识到，秦礁是个与众不同的男人，优秀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他不像其他一些男生一样，看见美女就什么都不是了。这倒让她隐隐有些失落。从小到大，她都生活在别人的目光里，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但是这一切，秦礁却视若无睹，本来应该是他照顾她的生活，现在倒好，秦礁除了工作，就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早晚餐索性也在楼下的快餐店解决。

这就是小报记者秦礁认识他人生中第二个女孩刘小叶的过程。

第二章 重大事故

这一年夏天的最后一天，冷水市下属的排县发生了一起重大的交通事故：一艘跑了20多年的老爷级渡船行驶在河中间的时候，突然沉没，船上有54个人，至少一半以上遇难。事情发生后，县委宣传部的一个新闻干事打电话给秦礁，他急匆匆地在电话那边说：“兄弟，出大事啦！”

挂了电话，秦礁立即敲开了总编室的门，余建国正关着门在电脑上玩斗地主，看到秦礁进来，他把原来架在电脑桌上的双腿放了下来，一边玩一边听秦礁汇报了这些情况，完了眉头皱了皱：“好事啊！”

话一说完，他马上意识到自己这话似乎有些欠水准，补救说：“这是一条大新闻，我们这地方难得出个这么大的新闻，你现在就带刘小叶一起去吧！争取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等秦礁快出门的时候，他又仔细地想了想，叫住秦礁：“要全面深入，要有深度，但是触及到一些敏感问题时，一定不能太尖锐啊！”

余建国的意思秦礁是明白的，按照以往的经验，遇上这类对地方当局有一定负面影响的突发新闻，本地媒体一般都比较谨慎。如果事情还牵扯到一些要害部门，更是慎之又慎，能轻描淡写的就绝不浓墨重笔，能不伤筋动骨的要尽量代为推卸。同时还要考虑到各方面的阅读需求，老百姓看得过去，官场上也要说得过去，两边都不敢得罪，轻重缓急要把握得恰到好处。秦礁对这类的报道深恶痛绝但又无可奈何。

回到编辑部的办公室，秦礁看到刘小叶坐在电脑前写她的博客。报社这段时间比较闲，没有多少事情可做，来了这么久，秦礁就带她出去采访过两次，一次是暗访市里的黑网吧，一次是去医院采访一对患难夫妻。秦礁对刘小叶的好感也是第二次采访的时候产生的。他以前不太喜欢这个刁蛮任性的丫头，有一次刘小叶把他惹急了，他气得骂她：

“你不是武则天就是慈禧太后投胎的。”

她一听这话非但不烦，反而很受用，嘻嘻哈哈说：“我就喜欢君临天下的感觉。”

秦礁摇摇头：完了，这人听不出好话歹话了。

那次采访，主人公是一个患了心脏病的青年打工仔，他的妻子为了筹钱给丈夫治病，受尽了折磨与侮辱。采访的时候，刘小叶听着人家哭诉着不幸，她也陪在一边流泪，临走时还给人家留了两百块钱。得，冲这一点，这丫头还不算太坏。

刘小叶刚进单位的时候，一把手考虑到她是个新手，就让她跟着秦礁，后来回去秦礁仔细想了想才弄明白怎么回事，不禁感叹领导就是高明一些，心思缜密。他希望秦礁这个报社的头号笔杆子能够将她培养起来，否则的话，万一刘小叶真的只是一个花瓶，人又是一把手亲自在省城招回来的，这对报社内部无法交代，会有人说他别有用心。借秦礁把她培养出来，一方面堵住众人悠悠之口，一方面说明自己非但不是以貌取人，而且还是慧眼识英雄。

但是一把手这一次安排，却让秦礁成了男同事的众矢之的，他们都说秦礁这小子要走桃花运了，一个个嫉妒得不得了。

其实也不难想象，秦礁这样一个高大帅气又有才华的小伙子，配个刚刚毕业不久的小美人和他工作搭档，而且住在一起，所谓男才女貌，不发生点故事才怪呢。秦礁却被蒙在鼓里。两年前的一段感情曾经给他致命一击，让他刻骨铭心，那段感情给他内心留下的阴影太沉太重，让他至今心有余悸，对男女之事从来都是敬而远之，甚至于有些恐惧。长期以来，他已经习惯了独来独往，一个人生活，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慢慢被卷入一场新的情感纠葛之中。

秦礁收拾了一下东西，检查了一下采访包，然后背起相机，对刘小叶说：“小叶，跟我去采访。”

刘小叶已经习惯了秦礁对自己说这句话，她与秦礁已经快两个月了，除了工作，秦礁很少与她聊些别的。平时生活在一起，秦礁也很少跟她说话，用秦礁自己的话说就是：一跟她说话就郁闷。

孤男寡女同处一室，秦礁却没有一丝出格的言行。有一天晚上，刘小叶洗完澡从隔壁房间过来给他送一碗泡好的“康师傅”方便面，然后就坐在他的床上。

秦礁起身点烟的时候，目光无意中瞥见刘小叶的妩媚：她穿着一套薄薄的紫色睡衣，白色的内衣若隐若现，雪白的皮肤上似乎还挂着几滴水珠。这一幕场景是多么具有诱惑力啊，或者说刘小叶不小心诱惑了他。

但是，秦礁的目光只在她的身体上进行了短暂的停留，然后就移向了窗外。

这让刘小叶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隐隐有一些莫名的失落，有一些无法言语的期待。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已经让少女的心里有一种东西在生根发芽，在心里，她是有些喜欢秦礁的。

从冷水市到那个叫排县的事发地点，秦礁他们坐公交车要三个多小时。上车后，秦礁给大刘打了一个电话，秦礁告诉他这一消息。大刘是电视台新闻频道的记者，本来两人也是不太熟的，只是平时在一些采访中经常碰面，一来二往就成了铁哥们儿。电话打过去的时候，却一直占线，好不容易通了，他说：“我早就知道这事了，我们台里已经派采访车去了。我刚才也在打电话，就是准备把这事告诉你。”

秦礁嘿嘿笑了笑，说：“算你小子还有些良心。”秦礁挂断电话的时候，发现旁边的人都在看着他。他们问秦礁和刘小叶：“你们是记者啊？那边到底死了多少人啊？”

秦礁摇摇头说：“我们现在也不太清楚具体情况，正往那儿赶呢。”

秦礁赶到排县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从公交车上下来，两人都是满头大汗。常年在排县县城与市里之间跑运输的都是些中巴车，数量很少，每天几辆汽车马不停蹄地来回跑也只能勉强满足要求，所以汽车超载也比较严重。

好在天空下着牛毛细雨，给酷热的天气稍稍降了一下温。秦礁和刘小叶都没有带雨伞，这些倒是不怕，只是看看这天色，担心雨还要下大，到时自己的照相机和笔记本电脑吃不消。通往排县县城一共有两条路，一条是从隔壁县城转15公里到排县，另一条就是到排县渡口，汽车在渡口停下来，然后人们坐渡船过河回县城。但是现在渡船出了事，所有的车辆就只能从隔壁县城绕道而行了。

他们赶到现场的时候，省里与市里的调查组早已到了。事故发生不到10个小时，省里与市里的调查组就赶来了，可见事态严重。省党报在市里设有记者站，事故发生后，就与市调查组一起动身赶到现场，新华社驻省城分社的记者是和省调查组一起来的。

省报的那个中年记者秦礁认识，在一些场合经常碰头，此时看到秦礁和刘小叶，他冲他们笑了笑，点点头，算是打了招呼。县委县政府的一些人也在场，出了这么大的事，整个县里的神经都绷紧了，公检法系统、卫生环保系统、消防以及驻守在县城的武警中队都出动了，上面的调查组、遇难者家属、媒体以及方方面面，都需要认真处理，任何一个环节出点问题都不得了。

县委宣传部的人是认识秦礁他们的，看到晚报报社的两个记者，马副部长习惯性地上来与他们一一握手，这是礼节，也是需要。然后递给他们一份新闻通稿，稿子后面还附了两份初步调查报告，一份是市里的，一份是省里的。秦礁看了看那两份调查报道，从这些资料上面得出的结论证实了自己的判断，也应验了他一年前写的那篇关于排县危船的报道。事故的原因很简单，就是由于船体老化造成渡船在中途的时候突然漏水，才酿成这起令人痛心的惊天惨剧。

这次事故一下子夺去了 31 条人命，其中大部分是妇女、老人和孩子。毫无疑问，这是建国以来本县甚至本市历史上罕见的特大事故。在排县这个偏远的内地小城里，人们平淡宁静的生活突然被这一惨剧生生撕裂，所有的市民都在痛彻心扉地谈论着这件事。秦礁看到不远处的河滩上，一具具妇女、老人和孩子的尸体被打捞了上来，遇难者的亲属们在一边哭得昏天暗地。有一些穿白大褂的医生在边上忙着给尸体消毒，几个戴着口罩值勤的武警看了看秦礁的记者证，递给他们两个口罩允许他们进入现场拍照，但是刘小叶却不动了，她看着地上一具具的尸体，脸色突然变得铁青，眼睛里充满了恐惧，柔软的身子有些发抖。由于天气太热，还能隐隐嗅到一股恶臭。刘小叶再也禁不住了，转身就在地上呕吐了起来。秦礁也一阵反胃，忙拉着刘小叶靠边站。

雨说大就大了起来，两人就跑到武警值勤的一帐篷下面躲雨，几个医生也挤过来。秦礁问他们，打算怎么处理这些尸体。带头的医生说：“还有一些遇害者没有打捞上来。这天气太热，摆在这里的尸体得赶紧处理了，否则不用到明天……”

刘小叶连忙打断他的话，说：“不要说下去了，我知道了。”

秦礁举起了手中的照相机，他看到 50 米开外的地方，一个男人跪在雨中的河滩上，手里紧紧地握住一把泥沙，摆在他面前的是被一张薄薄的破草席稍许掩盖了一下的妻子和刚刚五岁的儿子。他就一动不动地跪在那里，像一座雕像。在他的身后，无名河的水带着呜咽声涌向远方……

秦礁的喉咙突然像被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堵住了一样，他看到排县那条叫无名河的河岸上，一位领导模样的人还在用扩音器向在江面上继续搜救的救援船发号施令，有人站在他的身后给他撑着一把伞。

收回目光，看着刘小叶苍白的脸，秦礁是理解的。一个刚刚走向社会的女孩子，几时见过这么惨烈的场面？秦礁自己也差点就坚持不住了，他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尸体，现场惨不忍睹，触目惊心啊！

其实早在一年前，有一次秦礁去采访排县县政府举办的一次旅游项目推